趙城縣廣勝寺

雜寶藏經卷第七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　譯

雜寶藏經卷第七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
十力迦葉以實言止佛足血緣
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來惱佛緣
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
賊臨被煞遥見佛歡喜而生天緣
刖手足人感念佛恩得生天緣
長者以好蜜漿供養行人得生天緣
波斯匿王遣人請佛由為王使生天緣
波斯匿王勸化乞索時有貧人以疊
施王得生天緣
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
生天緣
父聞子得道歡喜即得生天緣
子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緣
羅漢祇夜多駈惡龍遠入海緣
二比丘見祇夜多得生天緣
月氏國王見祇夜多緣
月氏國王與三智旦作善親友緣
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
佛在舍衛國尒時南天竺有一婆羅

門善別如意珠持一如意珠從南天
竺至東天竺遍諸國土無能別者如

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

佛在舍衛國尒時南天竺有一婆羅

門善別如意珠持一如意珠從南天竺至東天竺遍諸國土無能別者如是次第至舍衛國到波斯匿王所而作是言誰能分別識此珠者波斯匿王集諸群臣一切智人無有識者波斯匿王共至佛邊佛語婆羅門言汝識珠名字不知珠生出處不知珠力耐不荅言不知佛言此珠磨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万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時婆羅門聞此語已甚用歡喜如来真實一切智人即以此珠奉上於佛而求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身為說法要即得羅漢諸比丘言如来善能分別此珠復能說法使得道證佛言非但今日過去亦尒昔迦尸國仙人山中有五通仙時有婆羅門持一樹葉問仙人言此何樹葉仙人荅言此樹名金頂若人被毒毒

命欲死此樹下坐即得消滅熱病之人承此樹者亦復得除以此樹葉觸

羅門持一樹葉問仙人言此何樹葉
仙人答言此樹名金頂若人被毒毒

命欲死此樹下坐即得消滅熱病之
人依此樹者亦復得除以此樹葉觸
人身者所有毒氣及與熱病悉皆得
除婆羅門歡喜求與仙人而作弟子
修習其法亦得五通尒時五通仙人
者我身是也尒時持樹葉婆羅門者
今此婆羅門是也我於尒時教其使
得具五神通今亦勉是生死之難獲
阿羅漢

十力迦葉以實言止佛足血緣

尒時如来被迦陁羅刺刺其脚足血
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老諸阿
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降
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
如来於一切衆生有平等心於羅睺
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脚血應止
即時血止創亦平復比丘歎言種種
妙藥塗治不止迦葉實言血則尋止
佛言非但今日過去世時亦復如是
昔有一婆羅門生一子名曰無宮而
白父言田中行時莫宮衆生父告子
言汝欲作仙人也生活之法云何避
虵子言我今望得父現世安樂後世安

樂不用我語用是活為即向毒龍泉

言汝欲作仙人也生活之法云何避
虫子言我今望得父現世安樂後世安

樂不用我語用是活為即向毒龍泉
邊而坐欲求取死世有毒龍見之宮
人時婆羅門子即見毒龍毒遍身體
命即欲斷父時憂惱不知兒處尋即
求覓見兒欲死父到兒所而作是言
我子從来無宮心者此毒應消作是
語已毒氣即消平復如故尒時父者
十力迦葉是也尒時子者我身是也
於過去世中能作實語消除我病於
今現世亦以實言而愈我病

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来惱佛緣
昔如来在菩提樹下惡魔波旬將八
十億衆欲来壞佛至如来所而作是
言瞿曇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
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脚擲著海外佛
言我觀世間不能擲我著海外者汝
於前身但曾作一寺　受一日八戒
施辟支佛一鉢之食故生六天為大
魔王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廣修功
德一阿僧祇劫我曾供養無量諸佛第
二第三阿僧祇劫亦復如是供養聲
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
有針許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

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

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有針許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

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導者誰為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語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為作證有此地来我恒在中世尊所說真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外尒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顛倒自墮破壞星散諸比丘言波旬長夜惱乱如来而不得勝佛言非但今日過去亦尒昔迦尸國仙人山中有五通仙教化波羅捺城中諸年少輩皆度出家使修仙道尒時城神極大瞋忿語仙人言汝若入城更度人者我捉汝脚擲於海外彼仙人捉一澡瓶語城神言先動此瓶然後擲我盡其神力不能得動慚愧歸伏尒時仙人我身是也尒時城神波旬是也

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

尒時如来在舍衛國猒患利養有一深林名貪疰嚴迦避利養往至林中林中有寺時一羅漢名那弋迦作此

寺主佛至彼林到後日中有諸人等

深林名貪疰嚴迦避利養往至林中
林中有寺時一羅漢名那弋迦作此

寺主佛至彼林到後日中有諸人等
持衣供養滿於林中作是言白我不
用利養而此利養常逐我後有万二
千比丘亦至彼處佛語諸比丘利養
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
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能作何
障佛言利養之害破皮破骨破髓
云何為破破持戒之皮禪定之肉智
慧之骨微妙善心之髓万二千比丘
齊畜三衣六物作阿練若不受餘物
佛即讚歎善哉善哉能作阿練若法
我之此法是少欲法非是多欲是知
足法非不知足是樂靜法非樂憒鬧
是精進法非懈怠法是正念法非邪
念法是定心法非乱心法是智慧法
非愚癡法時諸比丘聞說此語皆得
阿羅漢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佛
言非適今日過去亦尒昔迦尸國有
輔相名曰夜叉夜叉之子名夜叉達
多深覺非常出家學仙諸仙多欲皆
諍菓草夜叉達多為欲令彼少欲之
故捨其濡草取彼鞕草捨此甘菓取
彼酢菓捨已新菓取他陳菓捨取菓

已即得五通万二千仙人見其如此
便學少欲不復多求亦皆得五通夜

故捨其濡草取彼鞭草捨此甘菓取彼酢菓捨已新菓取他陳菓捨取菓

已即得五通万二千仙人見其如此便學少欲不復多求亦皆得五通夜兒達多漸作方便教化諸仙命終之後生不用處尒時達多我身是也尒時万二千仙人今万二千比丘是也

賊臨被煞選見佛歡喜而生天緣

尒時舍衛國波斯匿王擊鼓唱令而作是言若作賊者捉得當煞時有一人捉賊將来王便遣人將出煞去在於城外會於道中逢見如来心生歡喜至於煞處即伏王法尋得生天具修三念知已由是垂煞之時見佛歡喜命終生天感佛恩德来下供養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業緣生於天宮佛言昔在人中為王所煞臨死之時見佛歡喜乘此善因生彼天宮重於我所聞法解悟證須陁洹

刖手足人感佛恩而得生天緣

昔舍衛國有人犯於王法截其手足擲著道頭佛行見之即往到邊而問言曰汝於今日以何為苦刖人荅言我最苦餓即勅阿難使與彼食其刖

人命終生天感佛厚恩来下供養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業

言曰汝於今日以何為苦刖人荅言我取苦餓即勑阿難使與彼食其刖

人命終生天感佛厚恩来下供養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業行生於天上佛言昔在人中被刖手足擲於道頭佛到其所勑與其食心生歡喜命終生天重於我所聞法得道

長者以好蜜漿供養行人得生天緣

昔舍衛國有一長者於祇洹林求空閑地欲造房舍須達長者遍已作竟無復空處便於祇洹大門之中以好淨水用種種蜜種種一尅作漿供給一切行人九十日後佛亦受之於是命終生於天上有大威德乘天宮殿来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業行得生天上威德如此佛言本為人時於祇洹門作種種漿施與一切佛亦自受以是因緣生於天上又於我所聞法得道

波斯匿王遣人請佛由為王使生天緣

昔舍衛國波斯匿王須達長者久不見佛心生渴仰於夏坐後遣使請佛使至佛所恭敬白佛言王與長者欲見如来唯願世尊乘此車上往到舍衛佛言我不用車自有神足雖作是

語為其得福當於車上空中而行使便在前而告於王及以長者王與長

見如來唯願世尊乘此車上往到舍衛佛言我不用車自有神足雖作是

語為其得福當於車上空中而行使便在前而告於王及以長者王與長者躬自出迎使亦與王還來見佛命終生於天上即乘寶輪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因緣生於天宮乘此寶車佛言昔在人中為王所使到於佛所奉車使乘由是業緣今得生天恒駕寶車重於我邊聞法得悟證須陁洹

波斯匿王勸化乞索時有貧人以疊施王得生天緣

昔舍衛國波斯匿王作是言曰須達長者尚能勸化一切人民作諸福業我今亦當為衆生故教道乞索令其得福於是行化處處乞索時有一人貧窮多乏唯有一疊即便持施波斯匿王王得疊已轉以奉佛其後貧人命終生天感佛大恩而來供養佛為說法獲須陁洹比丘問言昔作何業生於彼天佛言在人中時值王勸化即以白疊而布施之乘此善因今得生天遂於我所聞法證果

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

生天遂於我所聞法證果
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

生天緣

昔舍衛國有兄弟二人而第一者奉修佛法第二之者事富蘭那兄常勸弟使事三寶弟不隨順恒共鬪諍情不和合各便分活第一者供養於佛後遂命終生於天上即来佛所報恩供養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昔為何業生此天宮佛言往在人中心樂正法奉修三寶以是福因今得生天又於我所聞法信解而證道果父聞子得道歡喜即得生天緣

昔舍衛國有兄弟二人恒喜鬪諍更相怨恶便共詣王欲求断決道中值佛佛為說法得阿羅漢道父聞其子遇佛得道心生歡喜遂即命終生於天上来至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比丘問言往作何業今得生天佛言昔在人中聞我為其子等說法得道踊躍歡喜命終生天重於我所聞法信解而證道果

子為其父逼出家生天緣

昔舍衛國有人使子出家事佛佛即度之恒使掃地不堪辛苦罷道還俗

其父語言汝但出家從今已後代汝

昔舍衛國有人使子出家事佛佛即
度之恒使掃地不堪辛苦罷道還俗

其父語言汝但出家從今已後代汝
掃地父即共子往彼祇洹精舍兒見
精舍其中清淨心生歡喜便作是言
我寧煞身出家掃地不復還俗其後
命終生於天上即來佛所佛為說法
得須陁洹比丘問言以何業緣生於
天上佛言往在人中不堪辛苦欲還
於家其父不聽代其使役强駈出家
遂便歡喜命終生天又於我所聞法
得道

羅漢祇夜多駈惡龍入海緣

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
世七百年後出罽賓國時罽賓國有
一惡龍王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惱諸
賢聖國土人民悉皆患之時有二千
阿羅漢各盡神力駈遣此龍令出國
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
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
定經行諸人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使
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至到龍池
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此住
龍即出去不敢停住尒時二千羅漢
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

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
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彈指令動

龍即出去不敢停住尒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阿利那龍遠入大海耶時尊者荅言我凡夫已来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等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時尊者祇夜多與諸弟子向北天竺道中見一烏仰而微笑弟子白言不審尊者何緣微笑願說其意尊者荅言時至當說於是前行到石室城既到城門慘然變色食時已至入城乞食既得食已還出城門復慘然變色諸弟子等長跪白言不審向者何緣微笑復慘然變色時尊者祇夜多荅諸弟子言我於往昔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作長者子尒時求欲出家父母不聽而語子言我家業事重汝若出家誰繼後嗣吾當為汝取婦產一子乃聽汝出家即便為娶既取婦已復求出家父母復言若生一息聽汝出家其後不久生一男兒兒已能語復白父母言願尊先許聽我出家尒時父母恐違前言密教乳母語

孫兒言汝父若欲出家去時汝當在門而捉父言飯生育我今欲捨我出家去那若欲去者願父令殺我然後當去其

能語復白父母言願尊先許聽我出家尒時父母恐違前言密教乳母語

孫兒言汝父若欲出家去時汝當在門而捉父言飯生育我今欲捨我出家去耶若欲去者願父今殺我然後當去其父即時慘然情變而語子言我今當住不復更去由是之故流浪生死我以道眼觀察宿命天上人中及三惡道相值甚難相值甚難今乃一見向一烏者即是彼時孫兒也我向所以慘然變色者我於城邊見餓鬼子而語我言我在此城邊已七十年我母為我入城求食未曾一得来我今飢渴甚大困厄願尊者入城見我母者願為我語速看我来時我入城見餓鬼母而語之言汝兒在外飢渴甚厄思欲相見時餓鬼母而報之言我来入城七十餘年我自薄福加我新產飢羸無力雖有膿血涕唾糞穢不淨之食諸大力者於先持去我不能得最後得一口不淨欲持出門與子分食門中復有諸大力鬼復不聽出惟願尊者慈愍將我使母子相見食此不淨時尊者即將餓鬼母得出城門母子相見分食不淨尒時尊者問此鬼言汝於此住為以幾時時鬼答言

我見此城七返成壞時尊者歎言餓

母子相見分食不淨尒時尊者問此
鬼言汝於此住為以幾時時鬼荅言

我見此城七返成壞時尊者歎言餓
鬼壽長甚為大苦時諸弟子聞說此
語皆猒患生死即得道迹

二比丘見祇夜多得生天緣

時南天竺有二比丘聞祇夜多有大
威德来向罽賓到其住處道由樹下
見一比丘形體甚悴竈前然火彼二
比丘而問之言汝識尊者祇夜多不
荅言我識彼比丘言今在何處語言
在上第三窟中彼二比丘即便上山
往到窟所見向然火比丘時二比丘
疑怪所以比丘言尚有如此名德何
憂不能於先来此時一比丘即求決
疑問之言尊者有如此威德自然火
為尊者荅言我念往昔生死之苦若
我頭手脚可然之者猶為衆僧而用
然火况復然薪時二比丘即便問言
不審往昔生死之苦其事云何願欲
聞之尊者荅言我念往昔五百世中
生於狗中常困飢渴唯於二時得自
飽滿一值醉人酒吐在地得安樂飽
二值夫婦二人共為生活夫便向田
婦住後作食時彼婦人事緣小出我

時即入盜彼飯食值彼食器口小初
雖得入頭後雖得出雖得一抱然受

二值夫婦二人共為生活夫便向田
婦住後作食時彼婦人事緣小出我

時即入盜彼飯食值彼食器口小初
雖得入頭後難得出雖得一飽然受
辛苦夫從由還即便揃頭在於器中
時二比丘聞其說法猒惡生死得須
陁洹

月氏國王見阿羅漢祇夜多緣

月氏國有王名栴檀窊尼吒聞窊賓
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
思欲相見即自躬駕與諸㠯從往造
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我今為王
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
有大德者何能堪任受我供養作是
念已遂便前進逕詣彼國有人告尊
者祇夜多言月氏國王名栴檀窊尼
吒與諸㠯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
其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荅言我聞
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袁唯德是務
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
不出於是月氏國王往其住處見尊
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即前
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國
王不覺前進授唾器時尊者祇夜多
即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

田也胡為躬自拄屈神駕時月氏王

王不覺前進授噉器時尊者祇夜多
即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

田也胡為躬自拄屈神駕時月氏王
深生慚愧我向者竊生微念以知我
心自非神德何能尒也於尊者所重
生恭敬時尊者祇夜多即便為王略
說教法王来時道好去好来時王聞
教已便即還國至其中路群臣怨言
我等遠從大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
然空還國時月氏王報群臣言卿今
責我無所得也向時尊者為我說法来時道好去好来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
昔持戒布施修造僧坊造立塔寺種
種功德以殖王種今享斯位今復修
福廣積衆善當来之世必重受福故
誡我言王来時道好去好来時群臣
聞已稽首謝言臣等斯下智慧愚淺
竊生妄解謂所行来道大王神德妙
與言旨積德所種故享斯國位群臣
歡喜言已而退

月氏國王與三智臣作善親友緣

時月氏國有王名栴檀窮尼吒與三
智人以為親友第一名馬鳴菩薩第
二大臣字摩吒羅第三良醫字遮羅
迦如此三人王所親善待遇隆厚進
止左右馬鳴菩薩而白王言當用我

語者使王来生之世常與善俱永離

迦如此三人王所親善待遇隆厚進
止左右馬鳴菩薩而白王言當用我

記者使王來生之世常與善俱永離
諸難長辞恶趣第二大臣復白王言
王若用臣密語不漏泄者四海之中
都可刻獲第三良醫復白王言大王
若能用臣語者使王一身之中終不
横死百味隨心調適無患王如其言
未曾微病於是王用大臣之言軍威
所凝靡不摧伏四海之内三方已定
唯有東方未来歸伏即便嚴軍欲往
討罰先遣諸胡及諸白鳥於先導道
王從後别欲至葱嶺越度關嶮先所
乘為馬不肯前進王甚驚怪而語馬
言我前後乘汝征伐三方已定汝今
云何不肯進路時大臣白言臣先所
啓莫泄密語今王漏泄命將不遠如
大臣言王即自知定死不久是王前
後征伐煞三億餘人自知將来罪重
必受無疑心生怖懼便即懺悔修檀
持戒造立僧房供養衆僧四事不乏
修諸功德精懃不倦時有諸臣自相
謂言王廣作諸罪煞戮無道今雖作
福何益往昔時王聞之將欲解其疑
意即作方便勑語臣下汝當然一大

鑊七日七夜使令極沸莫得断絶王

謂言王廣作諸罪然猶無道今雖作
福何益往各時王聞之將欲解其疑
意即作方便勑語目下汝當然一大

鑊七日七夜使令極沸莫得斷絶王
便以一指鐶擲於鑊中命向諸目仰汝
鑊中得此鐶來目白王言願更以餘
罪而就於死此鐶叵得王語目言頗
有方便可得取不時目荅言下止其火上投冷水以此方便不傷人手可取之耳
王荅言我先作惡喻彼熱鑊今修諸
善慚愧懺悔更不為惡胡為不滅三
塗可止人天可得即時解悟諸目聞
已靡不歡喜智人之言不可不用

雜寶藏經卷第七